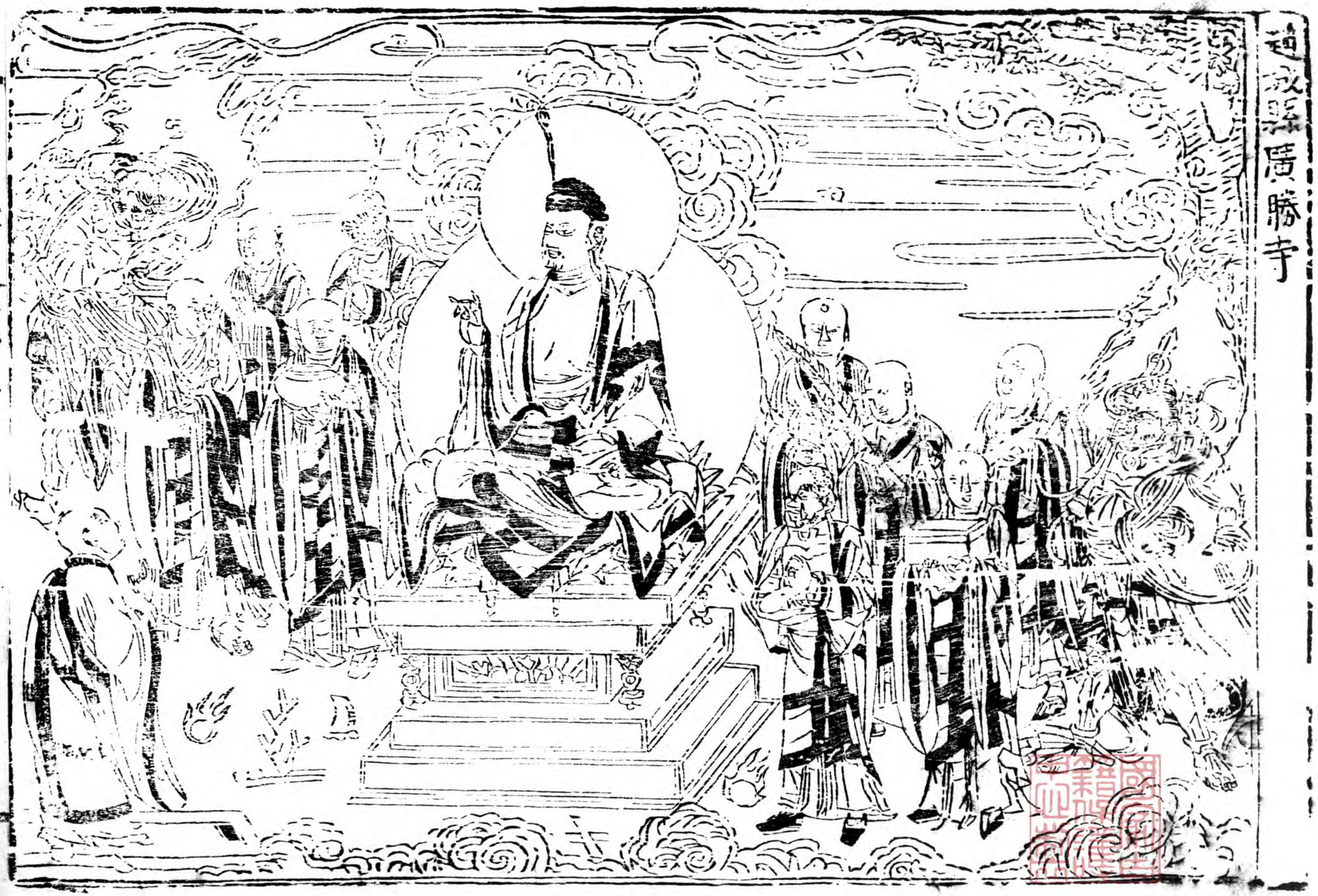
高僧傳卷第二

趙郡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譯經中

廣

高僧傳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譯經中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黶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聞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既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弥曰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信常日聞
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既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弥日設供
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
之辞必窮剡致衆咸歎之有羅漢達
摩瞿沙曰此必懷胎子為說舍利弗
在胎之證及什生後還忘前言父之
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
男名弗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
枯骨異處縱横於是深惟苦本定誓
出家若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
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懼而許焉
乃剃髮故猶不嘗進勸令除髮乃不飲食昼夜昏受戒
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
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六千言誦既雲
既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
特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
乃携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
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
賓王之從弟也剡粹有大量才明博
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
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
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
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
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

師礼從受雜藏中長二含凡四百万
言達多每稱什神悛遂聲徹於王王

即請入宮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
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恢無言王
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米麵各三
斗酥六外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
僧乃老大僧五人沙弥十人營視掃
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什至年十二
其母携還龜茲諸國皆躬以重爵什
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
一羅漢見而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
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
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掘無異若或
不全無能為也正可才明携詣法師
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
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
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云兒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脩智諸品無
所諮受而脩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
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
見謂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輕王宜請
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耻其不逮必見勉强二龜茲王必謂

什我國出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
耻其不逮必見勉强二龜茲王必謂

什我國出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學
圍陁舍多論多明文辯製作問荅等
事又博覽四圍陁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叅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陁弟
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伎絶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蘇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恠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荅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竅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
國手擊王鼓而自稽言論勝我者斬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頌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揞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撿即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抗時王子為臣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奥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又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尒之力但於自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懞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撮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為揞心逾固魔去頃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

緣文雅見空勝什知魔所為擔心逾固魔去頌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年又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奥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外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賛佛道故冒涉難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縷極令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麁績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咎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

無物波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咎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礼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儁每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符堅僭号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兹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珎奇請兵往定以求内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遣使求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龜兹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

龜兹即馳驛送什先軍未至什謂龜兹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

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刻

龜茲即馳驛送什先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紈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拒其鋒紈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然紈立紈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辞乃飲以醇酒閉之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尺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号関外稱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亦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嫡子秦州刺史太

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係而叛尋皆
亦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
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
原公纂率衆五万討之時論謂業等
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
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績於合梨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
輕還復為馨所敗僅身免光中書監
張資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
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
燒為灰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
本形既而叉治無効少日資亡傾之
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
紹自立稱光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
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号大殿
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皆潛龍出遊象娭表異龍者陰類出
人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崇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荅天戒
纂不納與什博戲然棊曰所胡奴頭

皆潛龍出遊豕姦表異龍者陰類出
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崇必有下

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荅天戒
纂不納與什博戲煞棊曰斫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超超小字胡奴後果煞纂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
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
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廟庭逍遥園慈變為莖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礼
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忘勌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鋭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遥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志謙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遥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

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紙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
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
義皆圓通衆心恬伏莫不欣贊興以
佛道冲遠其行雅善信為出苦之良
津仰世之洪則故詭意九經遊心十
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勗示因果王公
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屬
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
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
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
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
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
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釋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
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
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
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攝文
外每恐言外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揀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

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攝文外每恐言外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辞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賛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嘆文禮有似爵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鶯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辞喻皆尒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栴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辞喻婉約莫非契理什為人神情髣髴傲岸出群應撿領會鮮有倫疋者蔫性仁厚沉愛為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勌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尒以来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説常先自説辞喻如臭泥中生蓮花旦采蓮花勿取臭泥也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尒以来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每至講説常先自説辟喻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
什在龜兹從卑摩羅又受律卑摩
後入関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礼卑
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
地大有重縁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荅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
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
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
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来生耳什未終日少覺
四大不愈乃曰出三番神呪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
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
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
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
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
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
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燋
爛以為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
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

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爛爛以為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来云羅什所譖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制衣名多以父母為本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為名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中猶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花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諸聖果以為秦弘始中振錫入関秦王姚興待以上賓之礼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為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學義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攝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二多羅搆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三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此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法之興先行上國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德式所闕尤多頃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甚諷十誦梵本有羅什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賣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宿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吝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叅懷勝業者日月弥朗此則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删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叅是遊

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
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
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
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凉土未詳

卑摩羅又四

卑摩羅又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靖
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
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竟往師之鳩
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
地焉經須之間什在長安大弘經藏
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
錫流沙冒險東入以為秦弘始八年
達自關中什以師礼敬待又亦以遠
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
于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
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寀後
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
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賫往石澗開
為六十一卷寀後一誦改為毗尼誦
故猶二名存焉須之南適江陵於辛
寺夏座開講十誦既通漢言善相領
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
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殺矣律
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信宗

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
還京師僧尼披唱覺相傳寫時聞者

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殺矣律
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嗣宗

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
還京師僧尼披習竟相傳寫時聞者
驚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
紙貴如王令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
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
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七又
為人眼青時人亦為青眼律師

佛陁耶舍五

佛陁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
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
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癖不能
行乃問於至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
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
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
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
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
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
五誦經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
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
恒乞食供之至十九誦大小乘經數
百万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
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
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謂少甚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
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
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
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
以讀誦為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
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
至沙勒國國王不念請三千僧會耶
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
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
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
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
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
留止須之王薨太子即位時符堅遣
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沙勒
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
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
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
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
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
裹粮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追至不免復還
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
行數百里問弟子曰可所覺耶舍曰

使人知弟子曰恐明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荅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老數百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蕀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陁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詔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仍笑曰明主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虜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遥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辞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

當要舍為人赤鬚善解毗婆沙時人号曰赤鬚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閒

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
當要舍為人赤鬚善解毗婆沙時人号

曰赤鬚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
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
屋不以関心姚興為貨之於城南造
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隸校尉
姚爽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謀乃試耶
舍令誦卷籍藥方可五万言經二日
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强記
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
十四卷弁長阿含等凉州沙門竺佛
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
座興覿耶舍布絹万疋悉不受道舍
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
皆重覿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
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凉州
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陁羅六

佛馱跋陁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
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
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
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云法
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
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
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

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彡弥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彡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欲遊方弘化脩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僧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正發悟莫由即諮訣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馱跋陁者出生天竺鄔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齔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光光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陁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粮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

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奉至交阯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取纜一舶獨發俄尒賊至留者悉被抄宮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尒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荅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荅曰群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尒又問微是常耶荅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

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實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塵是常餘曰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荅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咸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而弟子傳告外人閑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得有濃淡澆為之徒目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鄰含果賢未即撿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䂮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干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游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

申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縱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勑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霄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関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至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竟來礼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即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盡豹大慚愧即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測致京師法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義熙十四年吳郡内史孟顗右衛將軍褚炎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沮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第七

曇無讖或云曇摩懺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喪隨母傭織雜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能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其母美之故以讖為其弟子十歲
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詘抗後遇白頭日禪師
共讖論議習業既異交諍十旬讖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伏其
精理乃請禪師日頗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讖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
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万言讖從
兄善能調象騎煞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戮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讖尖而葬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煞之我以親而葬之並
不違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呪師後隨王入山渴須水不能得讖
乃密呪石出水因贊曰大王惠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傾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讖以久處致猒乃辞往罽賓賈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猒乃辞往罽賓賫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兹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来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慚悞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旦識將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来謝過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為王聞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横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辞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万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毋亡遂留歲餘後於于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普薩戒本等六十餘

万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
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
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
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
三十三卷以為玄始三年初就翻譯
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表方
竟即宋武承初二年也譯玄此經梵
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
所出者止一万餘偈識嘗告蒙遜云
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
見為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
識曰宜潔誠齋誠神呪駈之乃讀呪
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
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
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為
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佛暮末於
抱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駈為末軍所
敗興國擒焉後乞佛失守暮末乌興
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為吐谷渾所
破興國遂為乱兵所煞遜大怒謂事
佛無應即遣斤沙門五十已下皆造
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
淩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

蒙遜先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
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
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即加兵遜
既事識曰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偽太
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為使持節
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
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
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
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澄公之疋朕
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遜占李順讌
於新樂門上遜謂曰西申老旦蒙遜
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
言苟見盛迫前遣遠求留曇無讖而
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
每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
曰王款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
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此一道
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
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為大王
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文者
遜所遣躬魏之使遜曰太常口美如
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既委讖不遣
又迫魏之强至遜義和三年二月讖固
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留宮讖偽以資粮發遣厚賜寶
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謂衆曰讖業對

又迫魏之强至遜義和三年二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畜宮識為以資粮發遣厚賜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衆曰識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擔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宮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白見鬼神以劒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受戒識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勒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定中見釋迦文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為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為說法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臈求為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强志疎

持經應是伽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
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强志躁
迪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
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
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
之盛業少時常渡流沙至于闐於瞿
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鄰諮
問道義斯鄰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
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為
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
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
於高昌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
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
及為魏吞併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
卑身不交人世常住塔寺以居士身
畢初出弥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
顗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
潛屋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積以臨
華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
於鍾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
卷安陽居絶妻奴無欲荣利縱容
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
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
中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
門道普等書使十人西行尋經至長

焉後遘疾而終誡所出諸經至元嘉中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道普持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覩善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僧表並往佛國云云

高僧傳卷第二